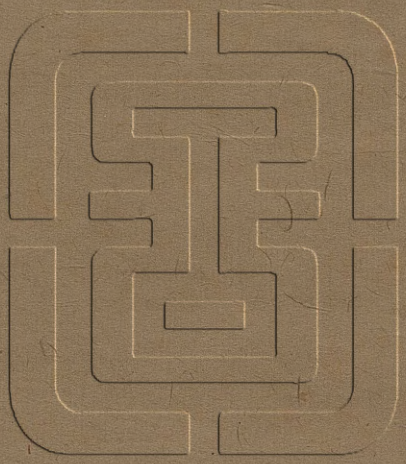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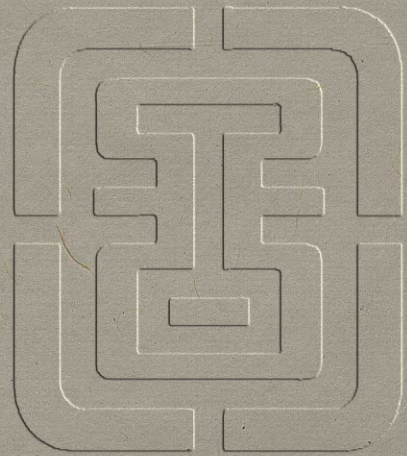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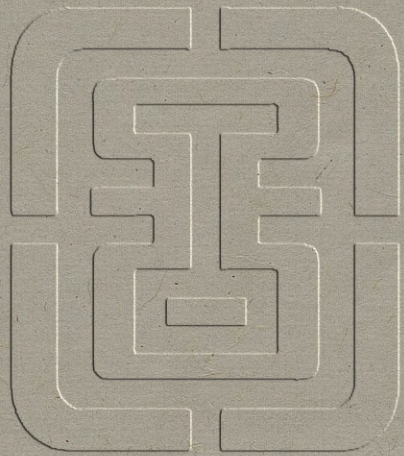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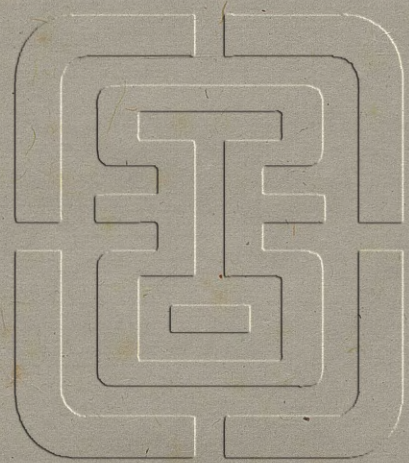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吉140
864
:5







古墨齋金石跋

卷五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邕撰并行書

天寶元年

正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金石文字記載春明夢餘錄云萬曆初宛平令李
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
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而余所得拓本已無之矣
蓋存字僅百二十餘然董氏嘗摹此碑於戲鴻堂

幾過三百字豈董氏所見者在未爲礎前之本耶
余按此殘字中如利倍往昔功省今茲及遼水隴
山等語鴻堂皆無之疑董氏不無附會且其書恣
肆亦不似此碑之謹嚴也

唐充公頌

張之宏撰

包文該正書

天寶元年

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廿七年八月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爲
文宣王顏子爲兗國公餘十哲皆爲侯夾坐後嗣
褒聖侯改封爲文宣公此頌爲曲阜令張之宏撰

而述都督李庭誨之言宣王旣以銘焉充公豈宜
闕爾是之宏先已爲夫子作銘今不可得而見也
銘文不足揚亞聖之德而語多自譽何耶

唐韓賞祭華嶽文

韓擇木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

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碑首云惟廿七祀當是開元廿七年至天寶元年
而始書而刻於石也此碑以擇木八分見重於世
其署銜榮王府司馬者元宗第六子贈靖共太子
琬初名嗣元封甄王後改名滉封榮王開元廿五

年改名琬者也

其額云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正書據金石文
字記云韓賞告華嶽文在述聖頌碑陰上方述聖
頌是開元十三年刻或者此本爲刻述聖頌陰而
設僅刻其額而未之刻賞遂因而刻之耶額左右
云觀察推官劉繼元節度推官韓翊

唐元元靈應頌 戴琬撰序 劉同昇撰頌 戴伋

八分書

天寶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後題名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琬

撰序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疑
伋于琬爲曾孫行非必其嫡曾孫也戴氏宰相見
唐書者二人胄與至德而已今伋列銜爲尚書右
僕射而史不書知史之所闕者多按舊唐書天寶
元年二月改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八月李林甫
加尚書左僕射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左僕射裴耀
卿爲尚書左僕射其時戴伋或爲右僕射不可知
第史復僕射雖在二月而加林甫等以僕射銜則
在八月今此碑建于七月而伋已列銜爲右僕射

亦當爲史之誤耳

此余前刻金石文鈔跋云爾然戴假官至僕射史縱不爲立傳亦何至不一見其名蓄之於心疑不釋也後見錢竹汀先生所跋梁寺碑謂四品孫五品孫是當蔭而未得官者深嘆其言之有理而例而推之或假曾祖曾官尚書右僕射法當得蔭曾孫而假因繫之於署名之上亦未可知惜宰相世表表其載戴胄與至德之子孫甚簡畧而無以證明之也碑爲劉同昇撰頌同昇名見杜暹傳舊書

曰同升新書曰同昇新書是也

叔肖巖曰按宰相世系表戴胄至德之後惟載良紀一人則假非胄裔可知梁寺碑四品孫五品孫虛銜耳旣署爲尚書右僕射豈虛銜之比而可繫於名上乎第謂史有闕畧則可不必如竹汀先生之說也

唐貞元張尊師碑

蔡瑋撰

韓贊行書

天寶二

年六月

自玉真公主度爲女道士而道流之依影附聲者

競趨其門高自標置此張尊師碑觀其文中所述亦殊無異人其死也謚貞元而至題爲清虛洞府靈都仙聖張大之辭可笑

唐隆闡法師懷暉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

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題下有懷暉及書四字蓋後人遊戲之刻非原碑所有也碑叙其祖後不及其父而述其母殊非文體至懷暉之剝落乃託之高宗之夢特令辟召尤浮屠張大之辭不足爲信碑無書者姓名而行

書流逸可觀

唐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李林甫撰

裴迥題額

徐浩八分書

天寶三載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自秦皇漢武求不死藥前鑒非遙而後之人主踵而行之未有已也然漢武後頗自悔以爲世豈有仙至梁武帝敬信陶宏景委以金丹事竟不成而宏景以爲中原隔絕藥力不精之故帝以爲然然丹之不成梁武不以爲疑宏景要不能自諱也元宗命道士孫太冲鍊丹嵩陽而李林甫爲此文以

金石錄 卷五
頌其事則直云九轉已畢馳馭以獻三事百寮奉觴稱賀欺人耶自欺耶林甫之佞不足責吾不解明皇聰明英武而甘于受欺至於如此恐不得以常情度之謂惑于邪說巧佞而不知也
又按舊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迎隱士周息元李德裕獻書中有高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覿生俱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之語德裕之所謂覿生者或卽此碑之孫太冲也若然則元宗雖面受林甫之欺而心自明了此所以能永其年歟

唐翊麾副衛薛良佐塔銘 再從兄鈞撰 正書無姓名 天寶三載閏二月

其末云以來年閏二月十二日建塔于終南山施陀林善知識之次其實天寶二祀也則葬預定于來年而撰文刊石則在二年也碑叙良佐溺於佛教而其卒也小歛在床乃有三旬而出膚不改常百日開空色不渝舊之語尤爲非禮余問之今學釋氏教者亦未有行之者也

唐御註孝經 元宗御序御註并八分書 皇太子

亨題額 附李齊古表正書 元宗御批草書 天

寶四載九月 表批刻金石續鈔

前為御製序中刻孝經并註後有國子祭酒李齊古表表後有元宗批荅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李林甫等題名四十五人林甫不書姓嵩陽觀聖德感應頌林甫亦不書姓也惟內有間不書臣者不知何故當是脫誤耳據齊古表是孝經刊成打本以獻則表與批荅是後所附刊也

唐逸人竇天生碑 李邕撰 段清雲正書 范文

題額 天寶六載二月

碑正書而畧帶行意亦佳逸人諱天生字自然其文剥落不可讀碑立于天寶六載二月而邕于是年正月得罪死蓋先為之故清雲書之也

唐世稱隱逸為逸人故舊書楊炎傳云父播名在逸人傳武元衡傳云祖平一事在逸人傳然舊書但有隱逸傳而無逸人傳此蓋唐史臣原文未刪正者天生宦者明禮之父其以逸人稱固非播與平一之比然亦可見唐時之例稱隱逸如此蓋逸

人猶逸民唐避民字故也

唐文林郎潘智昭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七載七月 文刻金石續錄

碑首云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汪卽潘崇之子潘甦爾不言崇而言汪豈以其躬弑楚成耻而諱之耶漢潘乾校官碑不諱崇後漢質于唐也

唐王屋山 闕 尊師碑 弟齊莊撰 翟 闕 行書 天

寶十一載二月

碑首殘闕遂不得其姓下有故靈昌郡太守息翟

闕 書而後有弟道士曰齊莊鶴原永懷式昭至德

之語知其所撰也碑有云法師諱若水字齊物彭

城人有云玉真公主既捨館陶之封卜居平陽之

洞以爲常娥餌藥乘兔輪以長生羸女吹簫登鳳

樓而久壽遂于仙人臺下建立山居按貞元張尊

師碑亦云公主幽居曰平陽洞府小有仙臺先生

亦德契言從道同心一良由唐闈門不肅公主假

出家之名卜居于外而一時羽流之無行者依影

附聲相率出其門下其徒不以爲羞又張而大之

也二碑本無可採取故余不錄于文鈔以古今未
有著于錄者因畧而言之如此

唐永泰寺碑

沙門靖彰撰

荀望正書

天寶十

一載閏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永泰公主中宗女也大足中忤張易之爲武后所
殺中宗極悲念之號墓爲陵故緇流之善逢迎者
緣此而請立寺此永泰寺所由名也碑書後魏孝
明帝上空三格殆不通古今之徒者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岑勛撰

顏正卿正書

徐浩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書法之弊極矣而魯公此書近世猶知寶愛若其
他則非惟棄而不觀直不知人間尚有是物矣然
善本難得余兒時買一本學書則七偈已皆殘闕
今去此又數十年其損壞更將何如哉從叔方齋
家藏此卷後有蕭氏數印本鄉先生蕭慕渠家物
也余非能書者而好論書故時時借玩不忍釋手
焉今歸于余弟繼之慕渠名雍明史與其兄彥同
傳

唐雲麾將軍劉感墓誌銘

李震撰

席彬行書

天寶十二載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文既草率書又俗惡大不類唐人物其叙述祖父處似有不全而碑完好無闕尤屬可疑但詳玩文意似明皇誅太平公主時有功之人今史載岐薛二王郭元振王毛仲姜皎王琚崔日用李令問王守一高力士李守德而不及劉感史既無其名余又棄其碑也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

唐內侍省內常侍志廉墓誌銘

申堂構撰

韓獻

之行書

天寶十三載六月

銘前一行多闕遂不得其姓但據文而知其諱志廉字惠達而已然其文有曰吳稱帝業飛龍肇起于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則其人孫姓也志廉無他事蹟文但叙其所歷官與其夫人卒葬之年月爲宦者作誌銘如此足矣撰者申堂構其名見新書藝文志包融詩註

唐書東方朔畫贊

晉夏侯湛撰

顏真卿正書

金石錄 卷五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碑陰記自言蓋取其字大可以以公之功名節義
自當與天地相終始而尚汲汲于身後之名如此
然則萬不及公之一者宜何如慨歎也

畫贊碑陰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及題額

天寶十

三載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記中所言河北採訪使東平王者安祿山以天寶
九載封東平郡王兼河北採訪處置使也同謁廟
者平洌李史魚皆祿山幕下之人而當是時忠與

逆則尚未分一朝失足千古同恨觀是碑者可不
懼哉

唐張希古墓誌銘

無撰人姓名

田穎行書

天

寶十五載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張希古墓誌叙其祖父而不著其名卽希古亦
僅稱其字未免過于簡矣碑爲田穎書寶泉述書
賦中有此人其兄寶蒙注其下云志凡識滯今觀
此書肥而少骨誠哉是言也

唐永仙觀主田尊師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

金石錄
卷五
年月

碑殘闕其知爲田尊師者以碑額存而知之也其
文有曰元宗賜額曰永仙觀又曰五藏六府四支
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蓋通岐黃
之術者

唐憫忠寺寶塔頌

張不矜撰

蘇靈芝行書

至

德二載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曰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
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啟與傳虞又

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
深隘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
月肅宗始加尊號碑旣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
書尊號思明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
建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稱御史大夫則是碑
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前范陽郡三字其初本
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
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至
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載攷安慶緒

龔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旣降附復更舊名因
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寧人謂書丹于
石之故或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嘉慶三年元旦
從兄師臣名文標自京師函寄此碑拓手精妙其深
陷處皆隱隱可見反覆觀之愈嘆竹垞之言至爲
精細中當日情事故脩錄之但案舊唐書耿仁智
說思明之降有今聞孝感皇帝云云似至德二載
天下已知尊號不必定冊于三年史之自相矛盾
者固多矣碑末蘇靈芝書名一行經畧二字亦深

陷

唐顏魯公祭姪文

顏真卿撰并行書

乾元元年

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今世所傳石本卽停雲館所摹之本也戲鴻堂亦
有此帖筆畫絕異而似稍佳豈清河書畫舫中所
謂真蹟卽戲鴻堂所摹者是而此與停雲館刻果
屬僞迹耶慨真蹟不可得見其是非究不能知徒
結想於夢寐云爾

昔陳繹曾據史以跋此帖至爲詳悉第謂泉明購

屍洛陽杲卿僅得一足則因新史之文未明而誤
按舊書杲明求其父屍于東都得行刑者言杲卿
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
果無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屍各為一柩護還長安
其文明白因錄于此

唐金天王祠題名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 乾元元

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公為宰相所厭出為蒲州刺史又為御史唐旻誣
刻貶饒州刺史此在道謁金天王祠而題記也書

法較公他書尤勁絕

唐金天王廟祈雨記 張惟一撰 李權八分書

乾元二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為金天王此其
廟祈雨記也記張惟一撰文特高簡李權八分亦
饒有漢意記云初發言雲興倏登車雨降宋人睹
祈雨詩青天白日沛然下皂蓋青旗猶未歸其言
蓋權輿于此張惟一見呂諲傳又見蕭穎士傳

唐通微道訣碑 元宗御製 行書無姓名 乾元

二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元宗所御製觀其語意似為之以訓皇子者也
顧其言頗得道妙而乃希不死以鍊丹於嵩陽託
之夢以迎像于蓋屋何耶意者非言之難而行之
難與抑此猶當開元全盛中心未炫惑之時與至
若肅宗艱難再造孽妖方昌而乃信王璵荒唐之
說慙勤禱祠聽方士誕妄之言脩崇靈跡雖立石
建碑示無忘乎先訓而曾何足以語此旨哉

唐緡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撰并篆書 乾元二

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記為李陽冰篆而宋吳延年之所重勒然神采飛
動尚可寶貴趙子函誤以為原碑而以歐陽公之
言為疑殆未見延年跋也 子函云歐謂世言此石
與忘歸墓孔子廟三石
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
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

城隍之名見于易而廟祀則不知其所始此記云
祀典無之吳越有之歐陽公跋謂今天下皆有縣
猶少而自明以來則無縣無之而臚于祀典矣按
明史禮志洪武二年命加城隍以封爵京都為明

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王其餘府爲
威靈公州爲靈佑侯縣爲顯佑伯命詞臣撰制文
以頒之三年詔去封號祇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明臨安徐炬明夫撰古今事物原始載其制詞然
則各邑有廟而載在典禮寔始于明初也

唐嶽祠題名 李樞八分書并篆 上元元年十二

月

上爲篆下爲八分篆曰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二
月壹日同謁嶽祠書記八分曰華陰縣令王宥前

令王紆丞王沐尉李齊佺尉 闕 頌鄭縣主簿張彬

尉竇彧下邳縣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

著作郎孟 闕 原京兆府法曹參軍李樞書并篆此

後上元也樞卽書金天王廟祈雨記李權之弟按

竇臯述書賦注權工八分樞工小篆今觀此記則

樞亦工八分也又按宗室世系表二人俱淮南靖

王神通之元孫膠西郡公孝義之曾孫

唐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李秀

巖篆額 廣德元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載懷恪曾爲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都元敬誤刊作兵馬使按下戎事齊足十萬維羣則征馬使當是監牧之官而新舊唐書皆未之見也碑又云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十萬餘衆于狼頭山公徒且殲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按舊書懷恩父爲乙李啜拔新書作乙李啜不名設支卽設支爲名爲突厥官名不可知而新舊書並云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降置九都督府乙李啜生懷恩

世襲都督不應至開元初方隨懷恪來歸然魯公於碑末云公之世家竊脩聞見則是信而有徵疑史所未詳也設支都氏亦誤刊作設之凡金薤琳琅所已刻余無力重刻之然其中錯誤不一爲畧舉其要者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

代宗御題額

顏真卿撰

并正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叙郭氏先世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宰相世系表作廣智碑云隋金州司倉諱履球篤生唐涼州

金石錄 卷五
司法諱昶世系表作隋涼州法曹皆當以碑爲是
又按元和姓纂廣敬生昶今碑與世系表合而按
世系表廣敬乃昶之從伯姓纂誤也

郭廟碑陰

行書無姓名

刻金石文鈔

碑陰載敬之子孫及曾孫官銜與世系表亦多不
合且敬之孫曾孫數十人而碑所載祇此數人亦
不知何故碑爲魯公書而碑陰絕不類然頗婉雅
可愛自是當時之能書者

唐顏魯公與僕射郭英乂書

行書

無年月

當是廣德

二年十一月文刻金薤琳琅

書云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
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按舊
唐書廣德二年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
州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郭晞斬賊營于邠
州西俘斬數百計子儀屯涇陽十一月乙未懷恩
與蕃軍自潰京師解嚴丁未子儀自涇陽入覲詔
宰臣百寮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卽其
事也文又云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

尚書裴僕射者裴冕也是年二月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也金薤琳琅釋裴爲蒙誤矣此書俗謂之爭坐位帖魯公行草尤佳宋四家書皆從此出余嘗得舊榻本臨之數十過而凡骨如故天生十指如懸錐奈之何哉

唐左武衛大將軍白道生神道碑 于益撰 摯宗

行書并篆額 永泰元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白元光父碑也元光附見李光弼傳但云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而已碑頗著其功伐有曰以宗

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其上爵位名氏漫漶不全以史按之當是信安王禕拔石堡破奚契丹諸戰而道生曾從之耳書者摯宗運筆澗卓幾與北海埒

唐怡亭銘 裴虬撰 李陽冰篆 李莒八分書 此

金石錄 永泰元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銘前篆後八分書集古金石二錄具載之前刻文鈔時偶未檢及故有誤

唐李氏栖先塋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

歷二年 文刻金石續鈔

碑殘闕不多而余所得剪裁本故間有不屬處但就其殘者錄之以俟好古之君子正之也季卿先塋初在霸岸未幾三兄俱卒方士邵權以為不吉而為改卜于鳳栖此其遷塋記也堪輿家禍福之說君子所不言今觀此碑則唐時已信之如此但不知李氏遷塋之後其吉凶又何如耳碑為陽冰篆書題曰從子按世系表陽冰與宰相游道固言同族無曜卿季卿名蓋以同姓而稱從子猶李北海書思訓碑而自稱族子也

又按季卿舊唐書以為宰相李適之子新唐書以為李適之子在文苑傳考新書李適傳云再遷工部侍郎又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干松焉今碑有先侍郎即世及建塋霸陵遺命也之語則皆與新書合而舊傳之誤必矣碑又云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為之叙上澤悅幽明按舊唐書永泰元年李季卿吏部侍郎賈至禮部侍郎並集賢院待詔時正同寮也

唐李氏三墳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曆

二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季卿既遷先塋于鳳栖而以三墳前碑所云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此碑所云馳之若鷹行然是也然以堪輿家書考之凡一穴必有坐落朝對左右沙水之宜今日陪側則其向背不一不知其操何術也

唐光祿卿王訓墓誌銘 嗣澤王溥撰并正書 大

曆二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誌云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按宗室世系表嗣紀王澄初名鐵誠而傳作嗣紀王澄澄者澄之訛鐵誠者鐵城之訛也

唐謙卦碑 李陽冰篆書 無年月

此明嘉靖間張大用所重刻也在湖蕪縣學宮筆法瘦健勝于先塋三墳諸記惜不得原刻見之不知精彩當更何如耳世稱其書謙字無一同者此則不足爲陽冰重

唐聽松二字 篆書

字頗精健世亦傳此為陽冰書其前有跋漫漶不可審視

唐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王縉撰 徐浩正書 大

曆四年

碑極殘闕不可讀王縉喜佞佛度其為僧作誌必無可觀而徐浩正書存者特精彩煥然較勝于不空和尚碑也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六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神仙傳所載王方平麻姑蔡經事如方平之赫奕麻姑之狡獪蔡經之妄想飲食之豐腆問答之淺俚可謂荒誕不經而魯公作記盡舉而書之別無論謨其後乃附鄧紫陽之異蹟并記黎瓊仙及紫陽之姪與其弟子之清修而止然則此記乃紫陽之徒所為非魯公筆也歐陽永叔嘗疑其偽信矣

唐中興頌 元結撰 顏真卿正書 大曆六年六

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初沿六朝遺習文尚駢儷至開元天寶之間稱

燕許大手筆然泄泄沓沓其實一也而元結挺然
拔出於俗不爲時尚所染信豪傑之士哉韓昌黎
數本朝之文所以爲之首屈一指也此頌高古簡
要斬盡支辭雖昌黎平淮西碑柳州平淮西雅覺
未免有着意費力者在而其首曰若今歌頌大業
刻之金石非老子文學其誰宜爲真無愧于自譽
可與魯公之書輝映千古矣

唐太尉文貞公宋璟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

七年九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所載與新舊史互有詳畧公名德碩彥其美固
不可勝詳也獨碑云七子而所載寔八子長復同
次昇次尚次渾次恕次延次華次衡與宰相世系
表合而新舊書本傳祇云六子無復同及延然則
碑云七子傳云六子皆誤也碑側記稱第三子渾
第六子衡以碑所序及世系表次之則渾當第四
衡當第八旣自相刺謬而反與傳合然則欲據碑
以正史碑亦有不能明者也此碑是公之孫儼追
造攷世系表儼是華之子又公于二十一年致仕

與舊書元宗本紀合而傳並云二十年公爭二監

內史令勅公出碑不書名舊史曰楊再思新史曰

姚壽亦未知孰是

宋文貞公碑側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十三

年三月 文刻金薤琳瑯

文即刻于前碑兩側所載文貞逸事新舊史皆無

之金石錄既論之矣文中載公孫儼泣請論譔而

碑乃薛嵩命封演購石所建當即是著封氏聞見

記之人

唐宋州官吏八關齊會報德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七年 文刻金石文鈔

新唐書田神功傳頗依此記纂輯故較舊史為詳

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也神功忠勇有功于唐中間

雖為鄧景山所引大掠揚州而要不一肯掩至

慕光弼之為人待下以謙羣帥感之祈禳報德亦

其情也而趙子函乃謂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

其主帥非佳事不亦過乎

唐曲阜縣文宣王廟新門記 裴孝智撰 裴平八

金石錄 卷五
分書并篆額 大曆八年十二月

碑殘闕其文有曰孟公首之盧公翊之因命縣大夫裴公新其南門書時也其前有曰刺史孟休鑒判官郡功曹盧曠則所謂孟公盧公者卽其人而惟縣大夫裴公闕其名

唐清源公王忠嗣碑 元載撰 王縉正書 大曆

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史序忠嗣之功稍畧旣不足與碑相證明而新書則依此碑纂輯較舊史爲詳而序次殊無倫理

蓋碑雜以儷語前後不明年月不具難以依據故也史載忠嗣拒董延光下石堡事爲讒言之所自興而碑不書何耶

唐茅山元靖先生李含光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十二年五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今裂爲數十塊然拓而連綴其辭尚班班可讀魯公好神仙家言其爲此文亦不無溢美然元靖當金仙玉真假借元門羽流奔轅之際而甘心遐僻雖屢蒙徵召懇辭還山誠心羞其事而能超然

遠引者宜公之欲結契于生前而更徘徊其身後也芝生丹所露遍仙壇並圖奏以上聞要是元靖之累耳

唐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

張彧撰 楊播

行書 大曆十三年四月

碑中段漫漶不可讀玩其文意寺似魏初所建隋改爲成實道場唐中宗又改爲無憂寺也碑後有二云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張公增當是書段行琛碑者書者楊播楊爰父也舊書云名在逸人

傳今檢隱逸傳中無之

唐贈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行書

李同系篆

額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

文刻金石續鈔

行琛秀實父也新書稱秀實曾祖師濬今按碑爲德濬乃行琛之曾祖秀實之高祖又新舊二書皆言秀實居父憂在肅宗卽位靈武後而碑言行琛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碑當時立宜得其實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張增按通鑑李懷光之叛遣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

糧料使張增於蓋屋與三將謀給其衆東就糧于
佛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時攷之疑
卽此張增耳

唐修吳季子廟記 蕭定撰 張從申正書 大曆

十四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歐陽公甚薄張從申書然故自不惡雖未足與李
北海齊名而今世可見者惟此記而已亦所當寶
惜也記爲潤州刺史蕭定撰定瑀曾孫以見惡于
元載而外遷後宋訛反訛姓名爲張誕不浼于賊

則其人固大有可稱者

嘉慶戊辰秋於蘓賈肆內見舊榻唐元靖先生碑
柳識撰張從申行書李陽冰篆大曆七年八月俗
謂之三妙帖書甚精妙非季子碑已經翻刻者比
也以索價過高不得買之又有宋榻蘭亭後序及
歐書數種殘闕不全後有培風堂主人林吉人汪
退谷何義門跋並佳妙附記于此

唐容州都督元結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雖中有殘闕而首尾班班可讀按史龐承鼎以申泰芝事被殺嚴郢坐流見嚴郢傳今碑言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無罪而史不之載何耶又舊書呂謹傳泰芝作奉芝張皇后傳又作大芝今碑作泰芝舊書誤也

唐送劉太冲序 顏真卿撰并行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

文鈔

劉太冲宣城人其弟太真唐書文藝有傳叙有云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者漢劉繇字正禮兄岱字

公山也碑今在溧水縣學宮中 癸卯秋邂逅楊聿

修名崇德於秦淮客邸出漢校官碑及此叙相贈余

觀董思白戲鴻堂帖中所刻其精彩較勝于此意董從真蹟鈎摹而此則後人據拓本而翻刻者也

唐劉中使帖 顏真卿撰并行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

按廬子期之擒在大曆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新舊史皆同而魯公此帖叙希光降于子期擒前蓋傳聞之異耳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彼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為主帥史歸之功亦不足異

而新書謂爲王武俊所擒舊書武俊傳又云寶臣
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擒
獲之何其異耶有節史既不著其姓而此所謂舍
利將軍亦不舉其姓名則此一人之不幸也舊書
寶臣爲中使馬承倩所詬武俊說之與承嗣合曰
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
然則所謂劉中使者必劉清潭也吳希光後從朱
泚叛賊平李晟斬之於安國寺前

唐贈太子少保顏惟貞廟碑 子真卿撰并正書

李陽冰篆額 建中元年七月

文刻金薤琳琅

廣韻顏姓出琅邪本是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
者因而著族此本王儉之說今魯公自叙先世以
爲出于顓頊之孫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
公名夷甫字顏遂以顏爲氏蓋據圈稱陳留風俗
傳葛洪要纂故元和姓纂及宋鄧名世姓氏書皆
本此爲定也碑序其先世而但加諱字此自屬臨
文不諱之義然徐浩與公同時其子現書浩碑末
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府叅軍張平叔填諱則填

諱亦始於唐人而顧亭林謂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引此碑以證之殆未見徐浩碑也碑于建中元年七月鐫畢而八月真卿遷太子少師男頽頽姪頂頽頽皆封男此碑前叙官階所不能及故又記之於後

左春谷曰唐人避家諱甚嚴往往有出于禮法之外者父各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各臯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各龜從子不列姓歸人于科籍相習成風執迷不悟嘻亦太甚矣顏公爲其父

作廟碑序其先世直書名而但加諱字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然如徐浩碑末後另書填諱人姓名一行則亦未嘗不得禮之意也若韓昶自作墓誌在大中九年與此碑相距不遠而序其先世曾祖祖父曰獻素曰仲卿曰愈皆直書名而并不加諱字揆之名終將諱之之義果安在乎此又考古者所不能無疑者也

唐顏真卿奉使書 自撰并行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文字記載此書在同州上有公像下有靖康

元年唐重題字而余所得本無有豈別一刻與公
以峭直爲宰相所忌斥逐非一亦未必定是使希
烈時書但觀其言詞慷慨意旨悲惋彌令人嘆息
痛恨于青蠅之詩也

唐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景淨撰

呂秀巖正書

建中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佛菴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貞觀十七
年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今此碑言阿羅本
於貞觀九祀至於長安是史所未載也碑有云先

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似指葉法善擠排佛
法之事又云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
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蓋以僧而爲郭
汾陽偏裨累功而封者非此碑則亦無傳于後世
矣

唐大興善寺不空和尚碑

嚴郢撰

徐浩正書

建中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不空以僧而官至大鴻臚開府儀同三
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然余按舊史

中宗二年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則授官不始于不空矣

唐吳嶽祠堂記 于公異撰 冷朝陽行書 興元

元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吳嶽祠堂記于公異文冷朝陽書文既簡明書亦遒勁唐碑中之佳者也李晟平朱泚收京城公異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簏不移廟鬼如故德宗覽之泣下故宜其文精拔為時所稱吳嶽在雍州據爾雅河西嶽之文則吳

嶽在周五嶽之內而自漢以來並以中嶽為嵩高而吳嶽不與故此碑但云山鎮之秩同於方嶽耳

唐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草書

此宋游師雄所摹刻後有周越馬宗晦文彥博呂大防孫罔劉摯趙瞻韓忠彥許將蔣之奇跋又刻李白贈懷素草書歌而師雄自為序于後太白歌前人以為偽作信然

唐僧懷素自叙 草書

此明文彭三樵所刻諸跋後三樵自為小楷以釋

之然此文已刻于宋朱長文墨池編矣素草書自
足以傳世而自叙乃不述筆法精微之妙僅雜取
諸名公贊賞之言未免有攀援借重之意殆亦有
不自信者耶似又不及藏真一帖寥寥數語爲簡
而得要也

